

彭学军《大鸟》：翱翔在绿水青山间的文学羽翼

《大鸟》是两获“中国好书”奖、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优秀作家彭学军老师的最新力作。作品关注长江生态、候鸟保护和乡村振兴等时代题材，聚焦野生动物保护者们的英勇事迹，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大大爱。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自然万物被我们赋予了灵性，《大鸟》有着现实的标的和想象的维度，探讨着作品中“大湖”和“大鸟”两个标志性意象，从作者的心灵世界和现实体验出发，延展开文学作品的纵深度。

大湖，是故乡的回溯

对彭学军早期文学艺术的评价，可用“水精灵”三个字概括，水精灵的湘西、水精灵的文字和水精灵的成长故事。《腰门》中那座水上的吊脚楼承载着沙吉七年的成长时光，《你是我的妹》中西水河环绕的桃花寨是阿桃和妹的家，《油纸伞》中沱江的桥边有一种祭河神的跳伞舞。似乎在彭学军的故事里，就应该有着一片湖、一片湖，在氤氲着水雾的土地上，就有女孩在那里生长。徐德霞老师曾经用“纯、静、美、雅”概括彭学军的作品风格，评价她的作品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这应该得益于彭学军在湘西的成长经历。她后期创作转型的作品，也逐渐走出纯美学、水灵感艺术风格，转向更多元、更开阔的创作表达。而《大鸟》的创作，让彭学军再次走向“水”，却也突破“水”，在艺术表达、人物塑造、故事架构和意蕴内涵上求新求变，追求创作上的突围和革新。

江西可以说是彭学军的第二故乡，与湘西比邻之隔，拥有着同样的气候条件和相近的地貌环境。近些年，彭学军就有多部作品是以江西地域为故事背景的，如《森林里的小火车》《浮桥边的汤木》《建座瓷窑送给你》《天牛的假期》。极有渊源的是，湘江原属于长江流域的鄱阳湖水系，而鄱阳湖不仅是江西的源流之水，也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大鸟》的故事就展翅在鄱阳湖畔，作者用细腻丰沛的笔触描写白鹤守护者周蕾和少年志愿者蒿子、江韬、肖永哲种藕护鸟的故事，娓娓道叙鄱阳湖的古往今来和人文风貌，生动展现冬候鸟们的种群演变和生存困境。作品的视角展现重点在儿童，却不局限于儿童。通过描写江韬从为挣脱生活的茫然和空虚到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蒿子从母亲去世后的情感依赖到初次自发地想保护其他生命的延续，肖永哲和刘芬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明白万物平等、善待生命的意义，作品呈现出儿童心灵成长的不同剖面，展现着少年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大鸟》还有一侧视角，是描写周蕾毅然辞职种藕护鸟，却也在现实的重压下感到挫败而逃离，最终还是抵不过心灵的渴求，重新回归，为白鹤提供一片自由翱翔的富饶家园。白鹤也像是她心灵的演化，寻找着突破现实与理想之间壁垒的契机，寻找着一片身心安放的寄托之地。

大鸟，是远方的探寻

白鹤，是全球仅余约4000只的极危物种，中国鄱阳湖是它们仅存的越冬之地，它们每年要飞越5300多公里漫漫长途，从极寒的西伯利亚来到温暖的中国鄱阳湖，只为奔赴一场盛大的冬宴。白鹤也仅是在鄱阳湖越冬的近百种候鸟

之一，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飞往鄱阳湖越冬，在这里觅食、生长。独特的人文景观，也形成鄱阳湖周边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生态伦理。彭学军以其敏锐的文学观察，将捕捉到的素材交融在作品中；作品描写了鄱阳湖丰水期和枯水期交替形成的自然景观，水退去后蓼子花海的壮观和人们打藜蒿的满足；白鹤幻化为羽衣女子的民间传说和落星墩、鞋山的民俗故事，为作品原有的现实背景更添一种精神上的灵性；还有人鸟争食的生存困境，通过杨师傅的那一句句呐喊——“只要它们落到田里，就把藕啄得精光，连种都不给你留！它们不是人，不晓得人的苦。你们呢？也不是人？！”——将当地村民与候鸟保护志愿者之间的矛盾揭露眼前。人鸟争食，是人类与自然物种间固有的矛盾，没有哪一方的生存更高尚，以往的生态文学作品往往将鸟类的生存无限拔高，其实这也更凸显出它们的现实困境。《大鸟》不回避这个问题，不偏向任何一方，不淡化原有的矛盾，这是彭学军创作突围的诚意和雄心。在《森林里的小火车》和《建座瓷窑送给你》中，面对因时代变迁而导致的传统职业、传统工艺的衰败凋敝，创作手法上较之前是用淡化和激励来解决矛盾，交给未来的孩子们去思考、去感悟、去发挥，这本身也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意义。但在《大鸟》中，作者却开始尝试让角色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试探着从宏观的、新时代的角度，让“万物各得其所和共生，各得其养以成”的观念通达人心、通达人心。这样檐牙高啄的创作追求，让《大鸟》呈现出一种高昂并蕴藉的艺术姿态。

不仅是在传统的故事表达上有所突破，《大鸟》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区格之处。在彭学军的一些作品的人物书写中，女性人物有一种悲剧式的美：《腰门》里的青榴身体虽有缺陷，精神上却很富足，而当她治愈了身体缺陷后，却又在精神上渐渐迷失；《你是我的妹》中为了妹放弃美好爱情的阿桃，最终却连妹也失去了；《奔跑的女孩》中曾经被骆驼羡慕的体操尖子生邵佳慧，却带着可能残疾的身体回归平凡……而对男孩的描写，却是富有喜剧性的：《森林里的小火车》中被妈妈戏称为“罗师傅”、服务态度五星级的罗恩；《建座瓷窑送给你》中抱着一块烧热的窑砖取暖，还被“拦路抢劫”的黑指；《天牛的假期》里跟爸爸一起做“比萨斜塔实验”评估戒指落点的杜祺……这些鲜明的角色，让曹文轩老师赞其“为中国儿童文学人物长廊再刻画出一些有质地的人物”。而彭学军也不负重托，她没有沿用以往擅长的人物塑造方式，在《大鸟》中，周蕾身上融合了悲剧性和喜剧性。周蕾有着女性的细腻心灵和理想主义者的悲剧色彩，所以她被白鹤打动而毅然放弃都市生活，前往乡村种藕保护候鸟，却也在重现实的压力下而选择了逃离；但她同样有着幽默生活和抗争不屈的喜剧品格，她概括鸟儿的那些生动比喻——头上梳一根小辫儿的（凤头麦鸡），前额像京剧里的反派一样涂了白粉的（白额雁），长长的嘴巴一天到晚跟跟谁似的往上翘的（反嘴鹈），还有下定决心重返藕田的铿锵信念，逃离和执着的冲突，都让人物角色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精神成长。或许可以这样猜测，作者本人也在周蕾这个人物身上，投射出一种玉汝于成的祝福与信仰。

特质，是现实和想象的对叠

彭学军的作品还有一种显著特质，是现实和想象的交叠。这种交叠不是泛滥的、盲目的或虚构的，而是在真实载体上有所延伸的。《腰门》的末尾，沙吉佩戴的玉蝉活了、飞起来了，她追着玉蝉见到了满身伤痕的父母；《森林里的小火车》的结尾，罗恩把废弃多年的火车修好了，火车开进山洞，欢快地驶向远方……玉蝉真的能飞吗？物理上是不可能的。一个十岁的孩子真的能够修好构造精密的火车吗？客观上也是很难实现的。可这样独特的艺术创造，却能给故事、给文本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因为它是现实与想象的转折，是喜剧与悲剧的冲突。像这样现实与想象交叠的表述，在《大鸟》中也有所体现：周蕾梦中那一只会被她漠视的羊，后来在她返回藕田的那个晚上长出了翅膀，像白鹤一样飞起来了；蒿子在梦中化身成一只大鸟，还参与了鸟群开会，听取鸟王南飞越冬前的动员演讲；蒿子那根在梦中闪闪发亮的、能预测大鸟归期的羽毛，串联着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作者运用想象的地方非常克制，她不是泛滥地在每个可以想象的地方去编造，而是严谨精当地建构在特有人物、特有事件上，从而将故事从现实中升维，拓展出一种精神的意象和审美的腔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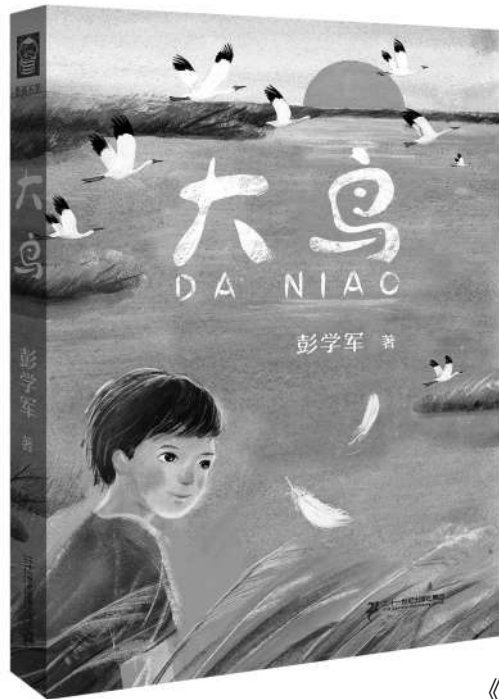
所有的想象，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现实中，确实有这样一位保护白鹤、坚守最后一块候鸟天堂的守护者——“中国白鹤妈妈”周海燕，她曾以一己之力为全球75%以上的白鹤提供了越冬的栖息之地，国际鹤类基金会创始人盛赞她是保护白鹤的英雄。而《大鸟》中每一个栩栩如生的细节，都基于作者彭学军扎根生活的创作态度。在创作过程中，她曾多次前往鄱阳湖采风，与原型人物深入交流，挖掘候鸟的生物历史资料，近距离观察白鹤及其他冬候鸟。彭学军第一次亲眼见到白鹤时惊讶地说：“没想到原来这么大啊！”这可能也是《大鸟》书名的由来。或许作者是借着蒿子的角色，自豪地说：“我就叫它大鸟。冬天，飞过来的鸟儿，数它最大。”《大鸟》在汇集了大量观察素材和现实题材的同时，却还能做到文本阅读的轻盈，不仅有赖于作者对故事、对文字的精熟驾驭，更体现在作者这种折衷现实与想象的独特表达与儿童文学的相匹配。《大鸟》就像鸟类极具特色和美感的羽毛，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振翅出不一样的文学光泽。

创作，是对岁月时光的眷顾

山水交织的童年生活，总是对彭学军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远离童年生长的湘西后，她时常不断回望，将童年记忆和成长体验反刍在一部部书写湘西和少女成长的作品中。而重返赣南老家和在江西求学的记忆，同样令她印象深刻。在远离江西故土的时间里，她重新打捞起那些吉光片羽，力图突破自身的文学疆域，开始尝试跨性别写作，将江西赣鄱文化和男孩成长融入其创作体系。彭学军的创作，有一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疏离、再融入，从时间和空间上拉开与故乡、人物的距离，从记忆中找到一种宏观的综览感、客观性，钩沉那些闪光点、美好点和遗憾点，像音乐中的进拍，找到恰当的文学节拍点，再全身心投入，以主观的情感去刻画、去描述。所以彭学军的作品是内敛而深情的、矛盾而纯真的、遗憾而期待的，总是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神韵。彭学军的语言是诗性的、童真的，有着地域性的艺术风格，也有着儿童所有的天真乐趣。她曾说：“童心是相通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只要曾经是孩童，或现在是孩童，就能在她的作品里找到心灵的栖息之地。

好的文学，是有共鸣的、有延续的。180年前的安徒生在湖边发现了一只混在鸭群中的天鹅，于是同年11月《丑小鸭》出版了；如今的鄱阳湖畔，白鹤灵动圣洁的身姿在作者心中歌舞，11月《大鸟》也出版了。鸟儿赋予的自由与美好的意象，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生长、丰满，振翅高飞。

(作者系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编辑 孙睿政)



《大鸟》 彭学军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大鸟，飞翔的诗篇 (代后记)

在我看来，周海燕是一位英雄，一位理想主义的孤勇者，这样的人注定不凡，且盛产故事。

她的故事多么翱翔天际——关于白鹤的，说起这一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她有着鸟类学家的专业，又有着溢出科学边界的浓浓的类似母爱的情愫；要么坠入泥泞——关于种藕的，主要是关于种藕的。从播种到之后的田间管理，又分明是一个长年穿着水裤在田里劳作的村妇诉说农事的“腔调”。“三四月的时候铺下种去，到了秋天，藕秆能长到两米，比我高多了。”可从第一片立叶长出到藕秆挺立成一片碧绿的丛林，又要付出多少辛劳和汗水？还有来自自然的、人为的各种干扰，有时候会觉得所有的辛劳和努力都白付了，明天，也许明天就坚持不下去了……但终究是过来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已经拥有上千亩的藕田。时过境迁，即便讲到得知有人要在藕田附近建停车场“崩溃到号啕大哭”时，她也神色平静，面带笑容，只在眼里偶尔闪过一星泪花。她五官精致且有立体感，有着女性的温婉柔美又不乏刚毅的坚毅，正是这份坚毅成全了她，她的故事又成全了《大鸟》。

每每开启陌生题材的创作，于我都是一次冒险，但这次冒险和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我对人物投入了更多的情感，采访、构思、创作的过程，也是我被人物原型感动、激励、提升的过程。同为女性，在采访的时候我常常进行角色互换，把自己想象成周海燕，换位思考，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吗？回答是否定的，我肯定做不到，所以从心底由衷地敬佩她。和她聊天时，我也常常会问她，就像书里的父亲问儿子一样：“大鸟有没有吃的，关你什么事？”她一直都没有给我一个像模像样、正义凛然的回答，只是说：“的确是太累了，有时想想，何苦呢？可一入冬，看见白鹤成群地飞来，看它们在天空中飞翔，在藕田里啄食，常常这样看着看着就会哗地淌下泪来，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但说实话，我还是不理解，不能感同身受。直到我也看见了白鹤，在她包种的藕田里，在藕田上的那方天空。那种场景我在书中有不少描述，但我还是觉得词不达意，语言好苍白！当然是指我有能力使用的语言好苍白，无论怎么使劲也不能把我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但那一刻我觉得我理解了她们，因为我也想流泪——天气晴好，冬阳煦暖，天空碧青澄澈，大鸟成群地飞过，那便是抒写在蓝天上的壮美诗篇，关于自由、勇敢、智慧、永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但也许那一刻你什么念头都进不去，只是深深地被打动，引颈仰望，入定了一般。

而在具体创作时，我想应该把生态、环保、人与自然的宏大理念先隐匿住，隐匿在故事的后面，从一个更小的、便于孩子理解的口子进去：信守承诺，就是说话算数，一口唾沫一颗钉，这个孩子都懂。写作的那些日子，常常想起一部纪录片《迁徙的鸟》，是由法、德、意等国联合摄制的。片尾曲《只为来到你身边》的旋律不时在耳边萦绕：“漂洋过海，越过黝黑的丛林，穿着山谷，一天天也不停歇地飞翔，只为来到你身边。”“亲爱的，千言万语我无法诉说，只为信守我的诺言。”絮絮叨叨、深情缠绵的吟唱，在我听来，就是鄱阳湖畔的人们和大鸟的相互承诺——如书中的周蕾和蒿子们的承诺：“多多种藕给大鸟吃。”而大鸟呢，它们也看到了人类的努力和善意，在这个尚不十分美好的星球上顽强地生存着，并把冬天的家安在了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年年岁岁，如期归来。

(作者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彭学军)

熊——在中国北方的森林



《鄂伦春的熊》

作者：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绘者：九儿

熊在北方的森林里是传说中的巨兽，无敌的存在。泛北极圈的渔猎民族对于这种生活在森林中的野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在已经远去的传统中，因为熊的身体结构与人类极为相似，为了看到远方的东西又经常站立，所以人们相信熊其实是自己生活

在森林中失散已久的亲人。也因为熊可怕的力量，人们总是对它们保持着足够的敬畏之心。猎人一旦误伤或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受到熊的袭击）下杀死熊，都会为熊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

我创作自然文学作品的背景地，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熟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常年生活在草原上，但是一年总会有一两次进入森林。进入森林时我有两个习惯：一是在头上扎一条红色的头巾，这是为了防止别人的误伤；二是在森林中行走时，我总会不时地发出各种声响，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防范森林中的熊。我发出的声响，可以让远处的熊早早地知晓我的到来，及时退避，而不必出现人和熊突然相遇时的紧张状况。在森林里如果看到落单的小熊，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母亲永远不会丢弃自己的幼崽。在看到可爱小熊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危险的母熊就在附近。如果不小心走到母熊和小熊中间，那基本上就是生命的终结了。因为母熊误以为人类要伤害自己的幼崽，会不顾一切地攻击走入禁区的人类。

还好我的运气不错，从未有机会在森林中与熊不期而遇。

我还记得森林中的那些夜晚。随着使鹿鄂温克人营地中的护卫犬的狂吠，驯鹿突然

炸群，往复奔跑，我和使鹿鄂温克朋友从撮罗子中出来，燃起篝火，照亮营地附近的森林。鹿群拥挤在我们身边，呼出大团的白气。护卫犬冲着不远处的黑暗森林发出狂暴的咆哮。即使看不到熊，但我也可以根据身边这些瑟缩的驯鹿和愤怒的护卫犬的表现确定，那巨兽就在附近的森林中远远窥视着这边的火光，也在权衡是否可以发动袭击又能全身而退。

春天的夜晚，熊会被刚刚降生不久的幼鹿吸引。它们发动袭击的时间极其短暂，当人们出去的时候，小鹿就已经被拖进森林深处去了。一年中总有几次，使鹿鄂温克人的营地要经历这样混乱的夜晚。

有时候我穿过森林，会在河边的沙地上看到熊留下的巨大掌印。我惊叹那掌印巨大的同时，也庆幸它只是路过而已，对驯鹿营地并没有任何企图。

鄂伦春曾经是游猎于大小兴安岭森林中的狩猎民族。

我认识的第一个鄂伦春人，是作家空特勒。她的长相酷似我已经故去的奶奶，所以我一直称她为“空奶奶”。在我认识空特勒的时候，鄂伦春人也像使鹿鄂温克人一样，放下猎枪，走出森林，不再狩猎。使鹿鄂温克人因为驯鹿的羁绊，仍然生活在森林中，而鄂伦春人缺少像驯鹿这样可以与森林联系的纽带。

我是通过空特勒回忆录式的讲述了解鄂伦春族这个森林民族的。她在讲述时极其善于描述气味——森林、树叶、雨后的泥土、风……一切都具有其独特的气味。我一直认为这种形容能力对于她是一种我难以企及的天赋，那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浑然天成的能力。毕竟她是降生在森林中的最后一代鄂伦春人。

在图画书《鄂伦春的熊》创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我一再恳求画家九儿女士增加全书的最后一个画面——冬日森林树下洞穴中冒出淡淡的白色气息。但九儿女士认为全书所展现的冬日森林的画面已经足够了，无须再增加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画面。由文字到画面，画家已经赋予了我的文字新的生命，而且这应该是属于创作的一部分，我必须尊重。

但这本书的读者——我想应该主要是孩子。他们会思考最后熊去了哪里。在漫天风雪的森林里，它们是否有一个可以存身的地方。

于是我再次提出这个请求，这一次我的理由是充分的——为了温暖孩子们的内心。于是有了这个小树洞，树洞口有白色的热气冒出来。树洞中黑暗，但温暖。小熊蜷缩在母亲的身边，安稳地完成自己一个又一个梦的旅行。

所以，这个画面也是向空特勒——空奶奶致敬的。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